

倾听教育故事 品味智慧人生

王场小学老师、学生合影(前排老师:李恩惠,后排老师从左至右:郑燕红、袁程兰、徐勇、何迎春) 葛仁鑫摄



平静而闪亮的日子

——丹陵县张场镇王场小学疫情期间的故事

■ 本报记者 葛仁鑫 倪秀

丹陵县张场镇老峨山区海拔1100多米,因地处偏远、条件艰苦,有“丹陵小西藏”之称。从丹陵县城到张场镇上的王场小学,开车需要50分钟左右。山路蜿蜒曲折,王场小学校长袁程兰曾经数过,“大约有112个弯。”

新冠肺炎疫情来临,千千万万所学校加入到疫情防控的队伍,这所只有14名教师和91名学生的山区小学也不例外。2月14日,外地教师返校,4月20日,学生返校复课,王场小学这67天的时间就像山间溪流流过,平静不张扬,但也不时泛起涟漪,闪闪发光。

返校隔离

2月11日,袁程兰接到通知,要求外地老师陆续返校,“我们都以为3月初就会开学,提前回来隔离满14天后就能和学生见面了。”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,丹陵县至今没有发现一起确诊病例,属于低风险地区,基于当时当地的疫情形势,丹陵县教体局通知外地老师提前返校隔离,以便做好开学准备。

3天后,袁程兰过了一个特别的情人节。上午10点,她告别家人,独自驱车带着生活用品从乐山市沐川县返回丹陵,在县城指定地点无接触领取了学校的防疫物资后,又马不停蹄前往学校,“200多公里的返校路上,光是体温就测了8次,在检测点提供各种证件和材料,下午3点过才回到学校。”

数学教师徐勇驱车从雅安返校,途中一遍又一遍地跟当地的防疫人员解释:“我是王场小学的老师,我回来先自我隔离,好准备开学。……”尽管受到多重排查,但他也收到一些鼓励。在丹陵下高速的时候,防疫人员得知他是老师后,感慨地说:“现在大家都怕出门,你们还要赶回学校,老师们真了不起。”一句话让徐勇感动不已。

和袁程兰、徐勇相比,不会开车的李恩惠返校就要艰辛得多。考虑到隔离期间需要自己做饭,李恩惠从崇州老家带了电饭煲、土豆、萝卜……带着这一大堆行李,她先到蒲江,然后通过多方联系,才找到车返回学校。

李恩惠比较恋家,平常每周都要回家的她,得知要到校隔离后,非常舍不得4岁多的儿子。返校当日多次辗转,更引起她情绪波动。“回想起来,最难忘的是徐老师给我煮的那碗加鸡蛋的面条。”李恩惠至今记得,返校当天自己疲惫不堪,正在为午饭发愁时,上完网课的徐勇已经煮了一碗面条,放在她宿舍的窗台上。“委屈、疲惫好像都烟消云散了,心里满是温暖和感动。”李恩惠说。

2月18日,王场小学的14名老师中,6位家在眉山市外的老师全部回到学校隔离,其余教师居家隔离。

隔离期间,在校老师基本都是一人宅在宿舍上网课、做饭,出来运动也间隔很远。为了及时知晓每个人的情况和提振大家精神,袁程兰在微信上建了一个群,叫“隔离提神群”,每天提醒大家健康作息,坚持运动,还经常往里面发些美食的图片。

尽管山高路远,但在校隔离的老师并没有被遗忘。丹陵县教体局第一时间送来了汤圆、水饺等生活物资,学校在当地聘用的厨师阿姨得知老师返校后,也从家里送来了不少蔬菜和腊肉,让老师们十分感动。当时,大家都以为很快就会开学,谁也没有想到,今年的寒假会这么长。

此后,开学被不断延迟,第一个14天结束后,老师们又迎来第二个14天、第三个14天……直到4月底复课。



袁程兰和徐勇送教上门,指导学生。(学校提供)

送教上门

从2月10日起,王场小学的14名老师就全体上阵,开启网课教学,在线上陪伴学生。

“刚开始很不习惯,摄像头既不瘦脸,又不美颜。”袁程兰笑着说,“一开始我都不开摄像头,学生说我们都开了你为什么不开,我也只有打开,后来就慢慢习惯了。”

提到上网课,每位老师都有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,只有音乐教师郑燕红没有说话。记者从别的老师口中了解到,疫情期间,郑燕红母亲摘茶叶时摔断了肋骨,在丹陵县城医院住院,郑燕红每天上午在医院照顾母亲,下午又匆匆忙忙赶回乡镇的家,准时在两点半开始上网课,而那时,她已经怀孕四个多月。

回想起当时的压力,郑燕红忍不住掉眼泪。幸好,母亲现在已经出院。

王场很多人家里都种着茶树,“明前茶,贵如金。”二三月份,是茶农们最忙碌的时节。家长们忙于农活,自然就有顾不上孩子的时候,这让学校的线上教育教学工作受到很大影响。

因此,3月初,外地老师解除隔离后,在确保没有感染风险的情况下,老师们一致决定:送教上门。学校共有91名学生,散居在周边的4个村落,袁程兰带队,将在校老师分成4组,去往每一位学生的家里,为他们带去一些笔和作业本,并当面指导学生的功课。

3月4日,是老师们开始家访的第二天,目的地是金花村。金花村位于丹陵县和雅安的交界处,路途较远,王场小学有29名学生分散在金花村4个组里。由于车子不能直达每一个组,袁程兰一行只能将车停在村委会,然后徒步去学生家里。

走访完所有学生后,天很快黑下来。返校的路几乎和车身等宽,盘山而下,7公里内几乎全是急弯,而路边就是悬崖。当天袁程兰开车,虽然车速很慢,但在一个急弯处,车身忽然一震,“啊!”吓得车上的女老师们一阵尖叫。袁程兰也吓了一跳,发现是右后车轮陷到了沟里,她迅速冷静下来,又把车开回到路上。

惊险与艰辛,都没有阻挡老师们的脚步,“家长的热情与学生的笑脸,让大家觉得一切都值得。”回想起家访的经历,徐勇感慨地说。学校复课前,王场小学在校老师常常是上午上完网课,下午就去家访,“王场的每一座山,每一条路,都有我们的脚印。”



王场小学“家访小分队”在路上(学校提供)

校长的秘密

『很多事需要我以身作则』

3月初,返校的第一个14天过去后,袁程兰拿到解除隔离的健康证明,就说到去眉山。老师们觉得奇怪,问疫情正紧张为何还要出去?袁程兰支支吾吾地搪塞了过去。这位“80后”校长,平时热情大方,讲话直来直去,这次不像她的风格。

徐勇跟袁程兰在同一间办公室办公,不时看到她在偷偷吃药,心生疑惑。但因为袁程兰自己没说,他也就不好意思多问。

后来,袁程兰跟老师们一样忙着上网课、去家访,也没有谁格外注意到她。直到她看起来越来越胖,袁程兰知道瞒不住了,才向老师们坦白:自己怀孕了,刚满3个月。

“我就说你怎么一直在吃维生素和叶酸!”校长坦白后,徐勇才恍然大悟。老师们得知袁程兰怀孕的消息后,先是一阵恭喜和玩笑,继而都觉得后怕,回想起家访的山路上她还总是冲在前头,想起车轮掉出路边的惊险一幕……

其实,后怕的不仅仅是老师们。袁程兰自己也后怕,因为前期产检时医生就告诉她:着床位置不是特别好,注意不要剧烈运动。她的家人也十分担心,常常问她情况。但这些袁程兰统统没有告诉老师们,“学校的老师都是‘80后’‘90后’的年轻老师,我不想因为我是孕妇而有什么特殊照顾,很多事需要我以身作则,带着老师们做,事情才能做好。”

得知校长这个“秘密”后,其他老师主动承担更多的任务,再也没有让她去家访了。

王场小学由于位置偏远,外地老师基本都住在学校,有的好几周才回一次家,“我们老师在一起的时间,比跟家人在一起的时间都多得多。”语文教师何迎春感慨说。尽管来自四面八方,但老师们的心在这里走到了一起,力也能使到一处去。在上一年度的教育教学综合考评中,王场小学在全县小学中排名第一,大家对此十分自豪。

复课前,王场小学的老师一起在网上采购各类防疫物资,自己动手组装水槽、贴上网隔线、搭起隔离帐篷……4月20日,学校四五年级学生返校复课,4月27日,学校其余年级返校复课。

目前,学校重新回到正轨,阳光下国旗飘飘,教室里书声琅琅,和疫情发生前没有什么不同。“变化是内在的。”袁程兰望着学生的身影,心中满怀憧憬。



王场小学复课后,学生在教室学习。(倪秀摄)